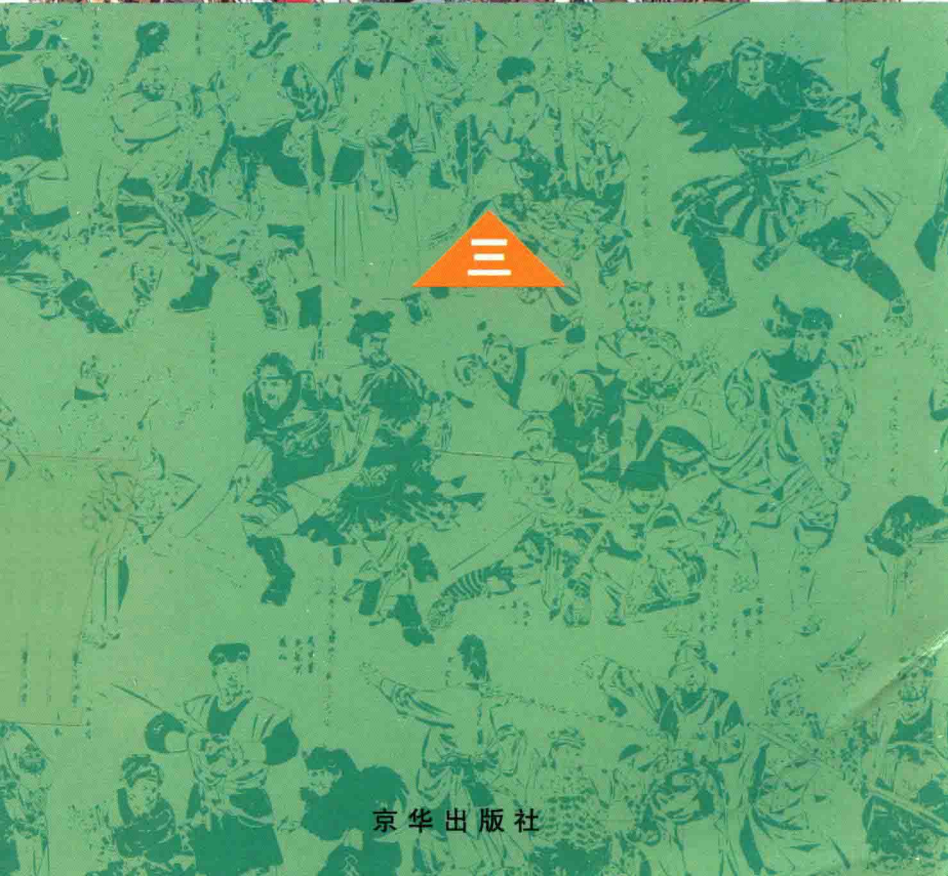


正说水浒

李真瑜 / 著



京华出版社

正说水浒

李真瑜 / 著



三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说水浒/李真瑜著. 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 2011. 4

ISBN 978—7—80724—323—6

I. 正… II. 李… III. 水浒传—人物形象—文学研究
IV. I207.4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1512 号

正 说 水 浒(三)

著 者 李真瑜 著

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)

(010)64243832 84241642(发行部) 64258473(传真)

(010)64255036 (邮购、零售)

(010)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(编辑部)

E-mail: jinghuafaxing@sina.com
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字 数 340 千

印 张 18

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3 版

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80724—323—6

定 价 119.80 元(全四册)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目 录

上篇 乱世悲歌——水浒人物说(续)

之十二 纯者无寿

——说黑旋风李逵(续) (1)

(二)纯义、至蛮——《水浒传》中李逵性格的

主要特点 (1)

(三)悲喜交加——李逵与宋江的关系 (8)

(四)纯者无寿——李逵,一个性格纯粹者的

悲剧 (12)

之十三 “三阮各具雄姿,而小七尤骏爽”

——说活阎罗阮小七兄弟 (18)

(一)“义胆包身,武艺出众” (20)

(二)“三阮各具雄姿” (24)

(三)“小七尤骏爽” (29)

之十四 浪子、义士与陶朱公

- 说浪子燕青 (39)
- (一)浪子——梁山水泊的“活动家” (39)
- (二)义士——为招安尽心尽力的
第一功臣 (46)
- (三)陶朱公——奴隶意识的解脱 (53)

之十五 盛装出场与悄然谢幕

- 说一丈青扈三娘 (59)
- (一)祸从天降的灭门惨案 (61)
- (二)哀莫大于心死的婚姻 (64)
- (三)宋江为什么要把扈三娘嫁给王英 (70)
- (四)悄然谢幕——红颜美人多薄命 (72)

之十六 “可号之为母旋风，意思实与李逵无二”

- 说“母大虫”顾大嫂 (75)
- (一)“可号之为母旋风”——顾大嫂的
勇猛 (76)
- (二)“绝妙大嫂”——顾大嫂的机智 (78)
- (三)“如今朝廷有甚分晓”——顾大嫂的
见识 (83)

之十七 江山社稷都抛却，聊得末世昏庸名

- 说宋徽宗赵佶 (86)
- (一)风流天子好玩乐，深居简出近佞臣
——徽宗与奸臣 (87)
- (二)“古来贪色荒淫主，那肯平康宿姬家”



——徽宗与李师师 (96)

(三) 义士空怀报国志, 君王深宫哪得知

——徽宗与梁山好汉 (102)

之十八 风流帝王妓, 潇洒花月魁

——说李师师 (110)

(一) 帝王艺妓, 风流蕴藉 (111)

(二) 大胆追求, 挥洒自如 (116)

(三) 有胆有识, 促成招安 (122)

之十九 踢而优则仕

——说高俅 (129)

(一) 发迹之路: 踢而优则亲, 亲而

优则仕 (130)



(二) 纯义、至蛮——《水浒传》中

李逵性格的主要特点

《水浒传》作者对李逵形象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加工：一是将李逵性格进行了简化和提纯。二是赋予李逵形象浓厚的悲剧色彩。

大体上说，《水浒传》中李逵重义勇敢、急躁直率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强化，而机警、细心、隐忍、天真、风雅、幽默等特征则基本上没有体现。因此，《水浒传》中李逵的性格可以概括为两个字——“义”与“蛮”，即其性格较为简化和集中，表现出“纯义至蛮”的特点。所谓“纯义”，是说李逵的心里只有“义”，至少是一切以“义”当先，他的“义”是纯粹的，并无一己之私利，故谓之“纯义”。所谓“至蛮”，是指李逵粗豪鲁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李逵的绰号是：“黑旋风”。他的粗豪鲁莽还夹杂着十分威猛，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有雷霆万钧之力。

先说李逵性格之纯义。小说强化了李逵重义气的性格特点。这种强化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对待朋友，他情义之浓到了两肋插刀、不顾性命的程度。如劫法场救朋友，他总是奋不顾身冲杀在最前头；每次打杀了人，要逃走时，又总是想到会连累朋友，

这种念头对于一个粗人来说，实属难能可贵，表现了他重兄弟义气的性格。二是对待受欺压的百姓，他怀有深切的同情和打抱不平的精神。如他听说宋江抢了民女时，就大骂宋江“畜生”。他的这种打抱不平是无私的，所以被救民女的父亲要以女相报时，他跳将起来怒斥对方。听到李鬼有母在堂，便送他十两银子做本钱。他当牢子时吃醉了酒打人，“却不奈何罪人，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”，^① 这种对于弱者的同情心，都比元杂剧中表现得更为强烈。

而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梁山聚义事业，则是以上两方面“义”的集中体现。在李逵眼里，梁山聚义不仅是结义兄弟同甘共苦的义举，也是为民除害、替天行道的义举。所以凡是与梁山聚义相违的事情，他就坚决反对。他是最积极提倡聚义的人，也是梁山上反招安最激烈的人。当宋江被迫与官军对抗时，他跳将起来叫道：“都去，都去！但有不去的，吃我一鸟斧，砍做两截便罢！”^② 当乐和唱宋江作的“望招安”词时，他口骂脚踢，大闹梁山。他的理想，就是“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”。^③

李逵的“义”是纯粹的，并无一己之私利，故谓

① 《水浒传》第38回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7年版，第497页。以下凡引自此书不再注明版本。

② 《水浒传》第41回，第547页。

③ 《水浒传》第41回，第552页。

之“纯义”。就小说的描写看，李逵的全部言行和性格特征都可以从“义”的内涵加以解释。他的“义”有时“纯粹”到近乎盲目的地步。如他将宋江视为义的化身，对之崇拜得无以复加。他平时因为宋江拘管而按捺性子的事很多，而无奈接受招安和无怨无悔地认可宋江的药酒更是典型的例子。他做事义气当先，待人直爽至诚，都是一种人格的“纯粹”。

再说李逵性格之至蛮。小说也强化了粗豪鲁莽的性格特点。这种强化也表现在两个方面：

一方面是直接渲染，即通过大量典型事例强化表现李逵的粗鲁，甚至有时将这种粗鲁夸张成了野蛮，从而使《水浒传》中的李逵形象与元杂剧中相比具有更突出的缺点，如杀人如麻甚至滥杀无辜。难怪吕枢密评价他说“这厮是梁山泊第一个凶徒，惯杀人的好汉”；^①而在临近梁山的寿张县，“若听得‘黑旋风李逵’五个字，端的医得小儿夜啼惊哭”。^②李逵一言一行常常带有粗鲁之气。他本来是个善良的人，对下层人民具有同情心，但因其粗鲁，坏脾气也经常撒在一些下层人身上。如在酒楼因误会酒保欺负自己，便“把鱼汁劈脸泼将去，淋那酒保一

① 《水浒传》第92回，第1187页。

② 《水浒传》第74回，第970页。

身”。^①在琵琶亭上，他嫌歌女喧闹，烦躁起来伸指将她点昏。有时，李逵的这种粗鲁野蛮到了失控的状态。如滥杀滥打，劫法场时杀得性起，“百姓撞着的，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里去。”^②连晁盖也叫不住。三打祝家庄时，他杀得手顺，直抢入已经投降梁山的扈家庄里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，尽数杀了。真让人哭笑不得。^③

再一方面是采取此消彼长的手法，即对元以来戏剧舞台上李逵形象中隐忍、机智、幽默、天真、风雅等特点进行最大限度的弱化，从而使李逵粗豪鲁莽的性格特征更为凸现。在小说中，李逵的“细心”少之又少。书中李逵回家接母亲上梁山一节，算是最能体现其“细心”的部分：

李逵道：“他这一去，必然报人来捉我，却是脱不得身，不如及早走罢。我大哥从来不曾见这大银，我且留下一锭五十两的大银子放在床上。大哥归来见了，必然不赶来。”^④

类似这种“细心”，小说中并不多见。有论者将

① 《水浒传》第38回，第501页。

② 《水浒传》第40回，第534页。

③ 《水浒传》第92回，第1188页。

④ 《水浒传》第43回，第572页。

李逵“拜见宋江前担心被赚”、“下井前担心梁山兄弟割绳索或不拉自己上去”也作为他细心的例证，其实是不恰当的。因为这种心理若非玩笑，便是天真甚至愚笨，跟细心并不相关。

在小说中，李逵的“隐忍”也很难觅见。《水浒传》几乎没有关于李逵隐忍的描写。元杂剧中李逵那种忍辱负重地任由恶人打骂的情节被《水浒传》完全抛弃。书中李逵几处有限的隐忍也基本上忍的是宋江的训责。这种“忍”是与他“重义”思想有关的，并不能当作他性格隐忍的根据。

在小说中，李逵的“机智”更是很少见到。书中基本没有体现他施展计谋的内容，相反倒是有一些他对机智反感的描写。比如他看不起细作（间谍）工作。打祝家庄时，宋江要派细作，他笑道：“量这个鸟庄，何须哥哥费力！只兄弟自带了三二百个孩儿们杀将去，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，何须要人先去打听！”^①

在小说中，李逵的“天真烂漫”也所剩无几。在寿张县乔坐衙，算是《水浒传》中相对最能表现其“天真”个性的一段文字，因为他坐衙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闲耍一遭；而在断案中，竟从“打了人的

^① 《水浒传》第47回，第635页。

是好汉”^①出发，得出被打者应枷号示众的荒唐观念。除此之外，《水浒传》中表现其天真的文字很少，即便有也是天真而不烂漫。如李逵初见宋江时，戴宗说他粗卤，他便问“我问大哥，怎地是粗卤？”^②这种性格与其说是“天真”，实际上更准确地说是直爽赤诚。又如李逵拜见宋江前担心被赚、下井前担心梁山兄弟割绳索或不拉自己上去，这与其说是“天真”不如说是愚笨。再如宋江吓唬他要割他的头时，他说：“暖也！若割了我这颗头，几时再长的一个出来？我只吃酒便了。”^③还有李逵回家接娘时路上赶一只兔子“赶了一直”，他自笑道“那畜生到引了我一程路”，^④这两个例子也仅是一种自找台阶下的心理反应，若说成李逵的天真并不妥当。

在小说中，李逵的“风雅”基本荡然无存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李逵非但不风雅，而且恨色憎文，他厌烦男女交往，所以在宋江和李师师喝酒时，他不耐烦；乔捉鬼时要杀两个偷情的人。他自己没有文化，也厌烦有文化的人，尤其恨文人繁琐之礼。在寿张县拿着斧头跑进学堂，吓跑读书的师生，就是这种行为表现之一。

① 《水浒传》第74回，第971页。

② 《水浒传》第38回，第496页。

③ 《水浒传》第41回，第552页。

④ 《水浒传》第43回，第568页。



总之，缺少了细心、隐忍、机智、风雅和天真烂漫等，李逵性格中粗豪鲁莽的特征自然也就更醒目了。梁山一百多位好汉未有粗豪鲁莽超过李逵者，故谓之“至蛮”可也。《水浒传》李逵的“至蛮”特征，是与他“纯义”的特征紧密配合，相互映衬的。一方面，重义者必直爽，直爽者多性急，性急者多粗鲁，粗鲁者多野蛮。另一方面，粗蛮者必性急，性急者多直爽，直爽者多重义。“义”“蛮”相关，故义之愈纯，蛮性愈烈。可以说，李逵性格的一些缺点，也是他“纯义至蛮”性格的体现与映证。

（三）悲喜交加——李逵与宋江的关系

在梁山众英雄的相互关系中，李逵和宋江二人的关系是颇耐人寻味的。二人的初逢很有几分喜剧色彩，事在小说第三十八回：

李逵看着宋江，问戴宗道：“哥哥，这黑汉子是谁？”……李逵道：“若真个是宋公明，我便下拜；若是闲人，我却拜甚鸟！节级哥哥不要瞞我拜了，你却笑我。”宋江便道：“我正是山东黑宋江。”李逵拍手叫道：“我那爷！你何不早说些个，也教铁牛欢



喜!”扑翻身躯便拜。^①

但二人的最后相会却悲哀至极，事在小说最后一回：

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休怪我！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，死在旦夕。我为人一世，只主张忠义二字，不肯半点欺心。今日朝廷赐死无辜，宁可朝廷负我，我忠心不负朝廷。我死之后，恐怕你造反，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，因此请将你来，相见一面。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，回至润州必死。你死之后，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，有个蓼儿洼，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，和你阴魂相聚。我死之后，尸首定葬于此处，我已看定了也！”言讫，堕泪如雨。李逵见说，亦垂泪道：“罢，罢，罢！生时伏侍哥哥，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。”言讫，泪下。^②

这一喜一悲，可以看成宋、李二人关系的缩影，故不妨用“悲喜交加”四字概括二人的关系，当然这更主要是就李逵的命运而言。在众人眼中，宋江

① 《水浒传》第38回，第496页。

② 《水浒传》第100回，第1303页。

和李逵将江湖上称兄道弟义气为重那一套演绎得太完美了。李逵自打结识了宋江，就被宋江收去了心，左一个宋江哥哥，右一个宋江哥哥，只要是宋江发号施令，他没有不冲锋在前的。他对宋江忠心耿耿，心里再无第二个人。宋江对李逵也颇呵护，每次李逵有所冒犯，宋江虽然口上总是要砍要杀的，但最后只是责骂一番罢了，并不动真格的。两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表现为性格互补，相互依赖。李逵性急，为人粗蛮，而宋江性缓，为人儒雅。李逵对宋江最为敬服，比如在拥立宋江掌权梁山时表现得最为坚决，甚至为此屡遭宋江训责也不改立场——为了宋江的利益而敢于和宋江当面顶撞，这种事全梁山也只有他做得出来。宋江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也必须借助李逵这种人的蛮理才可能维系：李逵是个性急的粗人，易于得罪人，他也只有靠着宋江这种老大罩着才会平安（虽然他自己未必从理性上意识到这点）。

然而由此深究下去，可以看出李逵与宋江的关系还有对立的一面。这种对立掩藏在和谐相处的表象下，不易为人察觉。二人亲如兄弟般的感情，并不能掩盖彼此在性情、信念、理想等多个方面的矛盾，而这些矛盾则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李逵的悲剧。

在性情上，李逵是快意纯粹，宋江是忠义雍雅。李逵是一个粗人，宋江则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。因此日常交往中，言行粗野的李逵经常受到言行儒雅



的宋江的训责与纠正。而李逵有时也对士大夫的繁文缛节进行攻击。如宋江与卢俊义推让时，李逵一通责备宋江：“众人都饶让你一步。我自天也不怕！你只管让来让去做甚鸟！我便杀将起来，各自散火。”^①心是好心，但话听着很刺耳。

在性格上，李逵较为单纯。李逵之“义”是一种纯义，“蛮”是一种至蛮。而宋江的性格则很复杂：“忠君”而又落草梁山，可见忠得也不彻底；“义”则侧重兄弟之义而正义感弱，可见义得也不全面；他既是一个聚义江湖的好汉，又有典型的士大夫的思想。一个思想性格纯粹的人与一个思想性格复杂的人走在一起，前者总难免要遭后者的算计。比如初见面时，宋江只凭一个“及时雨”的名声就使得李逵下拜，接着他用十两银子为李逵还了赌债，更使李逵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再如宋江知道李逵有的是蛮力，不好制服，但偏有燕青能以武力胜之，于是常常用燕青去约束李逵，而李逵对此却浑然不觉。

在信念和理想上，宋江信守忠义之道，他作为一个官场中成长、熏染出来的下层官吏，已经习惯了一整套封建秩序，所以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，一直向往着朝廷招安。宋江对于造反这种大逆不道之举骨子里不能接受，故其落草后内心一直惶恐不安，

^① 《水浒传》第68回，第902页。